



时尚杂志

SANWENXINGZUO

秦巴子 自选

一个人的方位
是可以迁移的
但西北偏东于
我却思想
精神高地在这
里我这棵树木
扛着的鸟巢里
才会有孤傲的
鸟儿高飞

策划：宫玺

SANWEN
XINGZHI

时尚杂志

散文星座丛书

秦巴子自选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王志伟

散文星座丛书

时尚杂志

——秦巴子自选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36,000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321-1759-6/I·1423 定价：12.50元

“散文星座”丛书序

宫玺

得天时地利之滋育,九十年代的散文无边葱茏。

或说有些芜杂。是的。也许这是生机勃勃、花卉竞长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丰茂总比单调好。

这气象,让人想起五四新文学运动催生的二三十年代散文的诱人光景。是不是可以说,八十年代是散文的回归,九十年代是散文的复兴?

稍加比较,就可看出:九十年代的散文,内容更开阔,思想更活跃,题材更多样,形式品种更丰富。而尤可称道的是,作家的精神更为自由,心态更为舒展。破除了套套框框,无拘无束,散文更具特色更见个性。

复兴不是复现。复兴是在以往传统基础上发扬光大,开拓创新。

九十年代的散文,天地高远,写散文者多得难以计数。老作家健笔依旧者大有人在,中年作家势头正旺,而青年作家,则是颖秀新锐。几乎所有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学者都欣然执笔为文,有些艺术家也抑不住相继参

与。于是散文家行列中出现了年老的“新秀”。而才思出众的女作家更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或说，散文在九十年代复兴是复兴了，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但作为个人，似乎还没有可与二三十年代相媲美的诸多散文大家。仿佛如此。但请别急，且期以时日，放眼新的世纪，谁能说年轻一代中不会出现光耀文学史的人物！

《散文星座》丛书无意标榜什么旗号，只想向读者推荐一批有切实独特感受、有真知灼见和文学才华的年轻散文作家，他们有的已被文坛注目，有的正引起注目。他们天南地北，风格迥异。散文的疆域原本宽阔，而凡佳作总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是呢？

1998年3月8日

自序：西北偏东

在一个挑战与机会就像命运一样充满玄机的年代里，一个人的地理方位的重要性决不亚于一把致命的钥匙，正如美国诗人默温诗中所说，那关系到打开河流的方式；或者说，这方位决定了你能否恰到好处地念出阿里巴巴的咒语，财宝只能经过“芝麻开门”才能见到。我现在的方位注定了我的劣势。西北偏东，这在我们雄鸡一般的地图上，恰好是它的几何重心，但它离一个国家一个时期里社会生活的真正重心是有些遥远了。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以及合乎时尚的生活，都在别的地方，我所生活的城市，在任何意义上都算不上重镇。我可以说，它甚至有些落伍和不合时宜，在这里一切都慢了半拍，在与那处于中心的事物相遇时，它常常会显出自己的鄙陋与捉襟见肘。这不是我的错，但这也许是我的劣势。

西北偏东，对于一个渴望并满足于平静而质朴的内心生活的人，也许是妥当的；但对一个操写作这门手艺，并试图以此为生，在精神的花园里冥想逡巡的人来说，生

活就显出了它残酷的一面。滞涩、缓慢、尘土飞扬,这是它的质地,也是它当下的面貌。这种地方,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应该是被称为“外省”的吧;在今天的北京,顺便地就被叫做“下面”(对首都来说,之外的地方都是“下面”);在上海则被称为“乡下”(当然,骄傲的上海人把上海之外统称“乡下”已经很有些年头了);在广、深、珠这种经济发达的金三角地带,我们这里充其量也只是打工者的故乡。这个几何重心现在已经沦为生活的边缘,这种处境下的写作理所当然地就成了“边缘化”写作,“话语权力”永远不会被“出让”到这里。有人也许会自我安慰:心远地自偏。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儿。在本已不合时宜的生活里自我流放到稿纸上的人,他时刻体验着的尴尬与不自量力,都在为已然流落的生活方位做着详实的注释。

西北偏东,还不简单地仅仅只是一个地理方位。在“一次性”、“平面化”、“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是曾经拥有”之类的巨大震荡中,对终极价值的追寻就显得十分落伍,文化味在商业价值面前是多么无力!歌厅里的一曲卡拉OK,就可以把一个异性征服,让她(他)离座起身并且领回家去的时代,把剖白灵魂的咏叹调交给情书又是多么的古典和迂腐!思想是没有地域的,但他们说这不是思想的年代;精神理性是人类的尊严,但他们说这是让事儿跟着感觉走的年代。一位远在东南的朋友来信劝我:写

些纪实性的人物、事件吧，大家都忙，紧张而务实的生活中人们不愿意也没时间多“思考”什么，就想多看些别人的故事了，不要孤芳自赏。朋友还建议我到沿海走走。朋友当然是好心，我懂他的意思，身边很多人也已经南去，而我之所以不去，多半仍在于还要执着地“务虚”，要给灵魂安置一个并不飘忽的家。这就是西北偏东的精神处境。

地理方位是容易迁移的，精神方位却不会草草地搬家，西北偏东也自有它内在的一种执拗与孤绝。仅就写作而言，思想也不会空忙，它更不会在商业算计中突然降生。据说现在还不是文学的时代，凭什么要求一个文学的时代？从以往的误解中脱身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文学主宰的时代。思想和写作，根本上是个人化的，它与地域无关。一个诗人写道：黑铁的时代，我试着怀念白银的战争。这怀念并不是出于失落，失落并不重要，对精神的向往正是人类心灵的自信、尊严与坚定。西北偏东正是在热闹的“文化马戏”之外，让思想与写作回到它本身的坦然的方位。在这个方位上，我像扛着鸟巢的会思考的树木那样，研究艺术、经历坎坷、保持蛙皮的湿润。西北偏东对于文化精神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不能对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的到来抱有太急切的想法或者太多的期待，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年代里在自己的位置上

写自己的“诗”。我们只能完成自己的思考和作品,这是人生;我们同样也不能指望一个“什么什么”的时代来帮助或者挽救人文精神,那只是命运。人生是可以努力把握的,而命运永远只是命运;一个人的方位是可以迁移的,但“西北偏东”于我,却是思想的精神高地,在这里,我这棵树木扛着的鸟巢里,才会有孤傲的鸟儿高飞。

在一个充落了制作的年代里,西北偏东仅仅只是商业上的劣势,它并不必然地就是写作的劣势或者绝境。物质的丰盈只是阶梯,而人应该更高。更骄傲的心!更高,谁也看不到。至于收在这本集子里的随笔,它只是一个“人在边缘”的写作者,在时尚之外冷眼相看时所表现出的固执罢了,但这实在又是“西北偏东”在当下的一个态度。

目 录

自序：西北偏东	[1]
橡皮	[1]
轻与重	[11]
失重之境	[14]
时间之羽	[20]
诗人之钓	[26]
关于劳动	[30]
可能的巴别塔	[35]
声音研究	[39]
原乡音	[43]
活着	[48]
私奔	[52]
不朽	[56]
人境	[60]
漂泊与搬家	[63]

回馈与反哺·····	[66]
诞生与呐喊·····	[70]
命运与选择·····	[73]
面对和领悟·····	[76]
生存与玩耍·····	[79]
包厢的意味·····	[83]
怀旧与老歌新唱·····	[88]
炒杀·····	[92]
时尚读书·····	[96]
缩写或被简化的阅读·····	[99]
诊嫉妒·····	[103]
用心和用脑·····	[106]
玩具总动员·····	[109]
当下的脸谱·····	[112]
爱乐和发烧·····	[116]
电视里的读书时间·····	[119]
预支出来的经典·····	[122]
三副笔墨·····	[125]
先锋的处境·····	[128]
签名运动·····	[132]
聒噪·····	[135]

上帝发笑	{138}
随缘解	{141}
小声说话	{144}
浑说我佛	{147}
帽子是心灵的一部分	{150}
生命的容器	{153}
关于门	{155}
凡人境界	{159}
永远的双刀剑	{163}
影子游戏	{168}
心灵之茧	{171}
设计死亡	{174}
驴毛记	{178}
生命里的石头	{181}
白颜色	{184}
理发诗	{187}
远方的石子	{192}
纸房子	{195}
住在书里	{198}
围城之居	{202}

一个忏悔	[205]
遭遇台风	[208]
一本打开的书	[211]
细小的生命	[214]
回家	[217]
谱外记吃	[220]
热爱羊肉泡馍	[224]
往事与随想	[228]

橡皮

一

我们通常认为，橡皮是铅笔和小刀这类书写者的伴生物。橡皮的附属地位从刚刚开始学习书写的小学生使用的铅笔那里得到了恰到好处的体现，这种带着橡皮头的铅笔，用一种十分悬殊的长度比例找到了主体与附属物间的和谐与平衡，这个制作精妙地物化了人类的态度。但是从幼儿园开始的最初的书写练习，却在不经意间嘲弄了人类的想法。铅笔尚未用去二分，橡皮头却早已经磨秃，于是必须辅之以更大的橡皮。这个现象对于人类的书写，极富象征意味，甚至是宿命的。从幼年开始的人类活动，反复经历并不断重临的就是一个写和擦的过程。许多年以前，当我在高尔基的《回忆录》中初次读到列宁的名言“笔尖写下的，斧头也砍不掉”时，我是多么惊心并激动不已！我后来之所以选择写作，与列宁的这句话不无关系。但那只是少年的激情，现在我知道，人类的生命中无处不在的不仅仅是书写，同时存在而且显

得更大、更有力量的还有橡皮。

书写,然后擦掉;再写,再擦,再写……,中国的文字史就是一个反复擦写的绝好例证。秦始皇是一块巨大的橡皮,焚书坑儒就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擦除行为;接下来,公元555年1月10日晚上,被史学家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的梁元帝江陵焚书案,是一次更个人情绪化的迹近撕绝的擦除;每一个中国皇帝都是一块橡皮,盛世修史所做的就是不断重复的擦和写,任何一次修史,都是在大规模地征收、抄写、整理的同时,伴之以加工、篡改和销毁。动员广泛、耗费巨大、历时十年的《四库全书》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写和擦。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时也就意味着它是经过了橡皮的历史。在文字史中,橡皮一次次地向笔挑战,动摇了笔的主体地位,最终让我们看到,笔和橡皮,它们是平起平坐的。

写是人类与遗忘作战;而遗忘就是橡皮。昆德拉说:“人反对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遗忘作为橡皮,当它在人的主观愿望之外施暴于人时就成为一种强权。斧头砍不掉的,强权的橡皮可以擦去。人的自我是记忆的总和,而死亡则意味着记忆的失去,也就是失去过去。人之所以对死亡怀有巨大的恐惧,常常并不是因为会失去未来,而是因为要失去过去。因此,我们可以说遗忘实际上就是生命的中断和死亡。人对死亡的恐惧也

就是对遗忘的恐惧。强权摧毁人的方式就是用橡皮擦去他的记忆，然后重写。秦始皇所发动的那一场著名的焚书坑儒运动，就是对人民的历史记忆的一次擦除。让一个具有最悠久传统并已经有了三千年文字史的种族放弃对过去的记忆，这种行为即便是到了今天再去审视，也绝不能简单地只是理解成一次历史事件。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作为局外人，对这一点看得也许更清楚一些，他在《长城和书》中写道：“他（秦始皇）焚书，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书里有整个宇宙或每个人的良知的教导。”因此，每当我想到焚书这种灾难的始作俑者的险恶与狂妄时，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深深的寒栗。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通过对磁盘（记忆）格式化（FORMAT）完成擦除的方式，极为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可以把 FORMAT 看成是强权的橡皮。1968 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这一行为，就是一个强权大国对小国的 FORMAT，此后的清洗运动实际上也就是苏制橡皮在捷克斯洛伐克这张小纸片上的擦字运动。

二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另一种橡皮，这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对历史的健忘或者改写。虽然他并不是有意要欺骗，也不是要隐藏什么，然而健忘又确实有着能够粉饰或

带来安慰的一面。我们最近在一些出自“老三届”之手的书籍和电视中所看到的正是这种与健忘有关的回忆或者说纪念。大约是因为历尽沧桑之后已经有些功成名就，也或者是因为黄昏将临吧，往事倏然变得亲近了。他们说：不管那场运动出于何种背景、造成了什么结果，但那毕竟是我们付出了青春和热血的一段生命。支撑我们的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总是值得尊重的。那意思是说总有它值得骄傲的一种辉煌。但我却总感到有一种不大对头的情绪正在滋生蔓延着，并且因此感到恐惧。固然我们不能、也无力对那场灾难负责，我们就可以因此而只从纯个人的角度去追恋那些尚待反思的“无愧的人生”么？如果是从一代人的角度去重临记忆中的“辉煌苦难”，那么这块健忘的橡皮就更加可怕，甚而至于可悲了。

一个最近似的比较，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民。当然，作为一场浩劫中饱受苦难的人民，永远是无辜的。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责怪人民。但是我想，作为参加者同时又是受害者，虽然不能对已经逝去的年代负责，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未来负责。因此，忏悔和反省就十分必要。近些年陆续披露的一些资料表明，二战期间的德国人民有着和我们在“文革”中的表现极其相同的特质：迷信、盲目和极度的狂热。我记得一本书中一句极具警世意义的话：“往往是人的错误而不是人的邪恶决定了